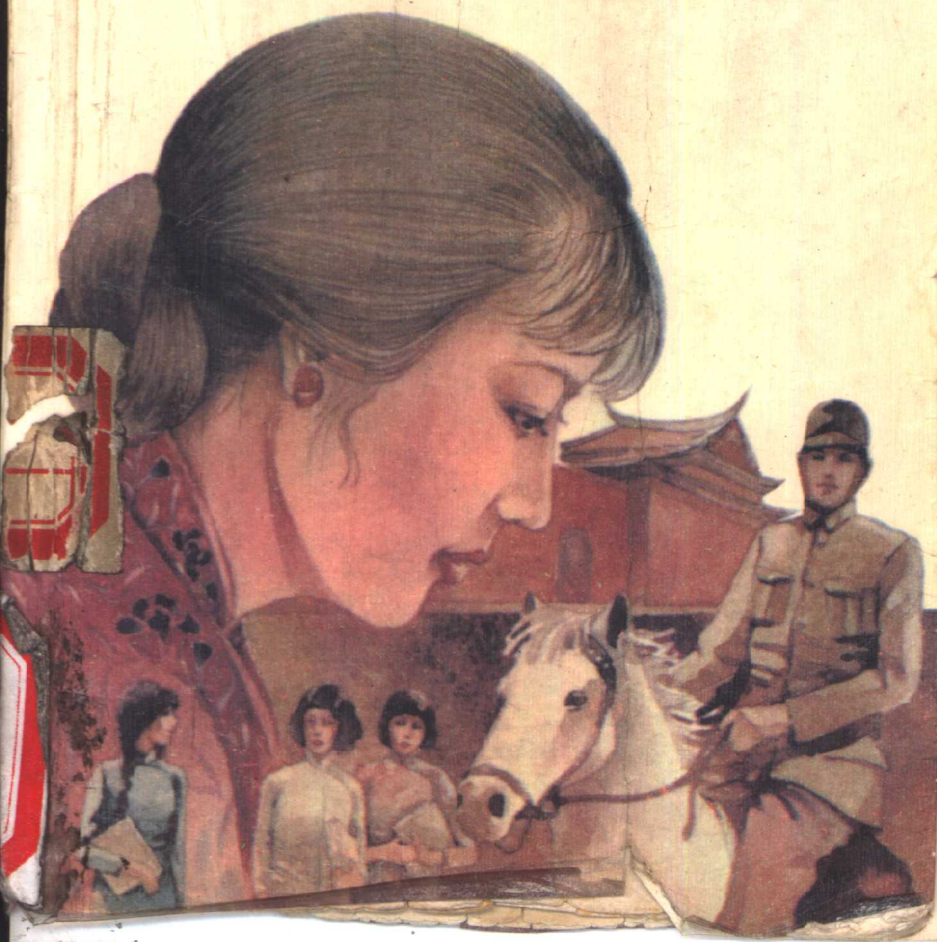


六個夢

(台灣) 琼瑶



六個夢

(台灣) 琼瑶



I247.5/254

作家出版社

六 个 梦

作者：(台湾) 琼 瑶

责任编辑：那 耘

责任校对：祁斌 杨葵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 电话：5005588 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：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156 千

印张：8.75 插页：2

版次：1991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第 3 次

ISBN 7-5063-0347-7/I·346

定价：3.50 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内 容 提 要

梦，总是美好的，它的
结局又总是幻灭。

六个梦，六首哀婉凄怨
的歌。琼瑶笔下的女性总是
那么美丽，那么纯情，她们
的命运又是那么悲惨。她们
为爱而生活，终又死于爱情；
爱得一往情深，却往往遭遇
不幸；她们渴望即刻被爱婚
化，最终又失落于无边的期
待……

夏日的黄昏，或冬夜的
灯前，过去的故事总能撩起
人们无尽的幽思，令年轻的
灵魂为之颤栗，思绪万千！

55/4

六 个 梦

写在《六个梦之前》 1

序幕 3

哑妻 5

三朵花 47

生命的鞭 89

梦影残痕 129

归人记 167

流亡曲 205

尾声 239

追寻·附录 241

写在《六个梦》之前

六个梦，开始执笔是一九六三年五月中旬，那时，我刚刚写完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窗外》，觉得写长篇小说十分吃力，而想换一种方式，写几篇可单独成立，也可合而为一的中篇。于是，我收集了六个梦的资料，用一个老人说故事的序幕，展开六个不同的恋爱故事。

关于这六个故事，有的略有事实根据，有的纯属虚构。相同之点，是都以悲剧结束，时间则发生在民国初年至抗战胜利这一阶段。写这六篇小说时，我曾遭遇许多困难，例如时代背景和地方色彩的描写，格于我自己的经验太少，难免会有许多错误。所以，读者发现错误时，还希望能原谅及指正。

我的写作经验尚浅，六个梦的风格只是一种尝试。我不想藉这六个梦来暗示什么，也没有特别的含义，仅仅想述说出六个故事。当您空闲的时候，夏日的黄昏，或冬夜的灯前，

希望它能帮助您度过一段悠闲的时光。

《追寻》一文，最初原属于六个梦之一，后来移往联合报副刊上发表，但在格调取材方面，和六个梦仍是一个整体。所以，当六个梦出单行本之时，这篇小说依旧选入集中。无以名之，算是《六个梦》的外一章吧。

六个梦曾在“皇冠杂志”上连载，从去年八月起，至今年一月止。这期间，收到不少读者来信鼓励，当此单行本出版之时，我在此一并致谢。

琼瑶

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九日

序 幕

是个美好的晚上。

窗外：有月亮，有星星，有虫鸣，有云，有烟，有梦。

那个老人坐在窗前，他膝上放着一本照相本，上面贴满了陈旧的照片。他静静的坐着，凝视着月亮笼罩着的朦朦胧胧的原野，远山，和渺无边际的虚空。在隔壁房间里，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的歌声，正清晰的唱着：

日日深杯引满，
朝朝小圃花开，
自歌自舞自开怀，
且喜无拘无碍！
青史几番春梦，
红尘多少奇才，
不需计较与安排，

领取而今现在！

老人倾听着，微微的颌了颌首。那个唱歌的女孩子跑了进来，是个十八、九岁的少女，圆圆的脸，大大的眼睛。她走到了老人身边，笑着说：

“又在看那个照片本吗？爷爷？”

老人凝视着她，微微一笑。

“坐下，小纹。”他说。

小纹在地毯上坐了下来，把她的头倚在老人的膝前。老人望了望天，沉吟的说：

“你的那个歌非常好，小纹。记住这个歌，把握你的现在，愉愉快快的享受你的生活。”

“你每晚在窗前想些什么，爷爷？”少女文不对题的问。

“我在捕捉一些东西，捕捉一些逝去的梦。”

“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懂，什么梦？”

“你要听吗？小纹？”

“要，讲给我听吧，爷爷，讲给我听你捕捉的那些梦。”

“好吧，我要讲六个梦给你听，现在，让我开始述说那第一个梦。”

月光朦朦胧胧，树影朦朦胧胧，老人的眼睛朦朦胧胧……故事开始了，如果你不累，请静静的听吧！

第一个梦

哑 妻

辛亥革命前二十年左右，北平城里。

这是个庭院很深的大宅子，包括三进房子和三个花园，门口有石狮子守门，黑漆的大门上挂着两个铜门环，门上方悬着一块金色的匾——逸庐。这是柳逸云的家。柳逸云是标准的书香世家，也是北平的望族。

在内花园里，正有两个少妇坐在一棵大槐树下刺绣，另外两个丫环垂手侍立着。这是一个仲夏的午后，树上，蝉鸣正喧嚣着，除了蝉鸣之外，一切静悄悄的。两个丫环摇头晃脑的直打瞌睡。

“哦——”突然，少妇中比较年长的一个轻轻的惊呼一声，挺直了腰，把手放在隆起的腹部上。

“怎样了？”较年轻的一个紧张的问。

“没什么，”前者微笑了起来，一种属于母性骄傲与喜悦混合起来的笑。“我觉得孩子在肚里练太极拳。她踹了我一脚，我几乎可以抓住他的小脚。”她用手在肚子上轻轻的抚摸着。

“噢，表姐，”年轻的一个说：“怎么我肚子里从来不动呢？”她也用手抚摸着肚子。

“你还早呢，你只有三个月，是不会动的，等到六、七个月的时候，就会动了。”

针线被放在膝上，两个少妇热心的谈了起来。

“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，”年长的一个说：“逸云已经快四十了，我也将近三十，这才是头一遭怀孕，希望能是个男孩子，如果是女孩，我就要给逸云纳妾了。”

“我也希望生个儿子，方家三代单传，现在，两个老人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，巴不得我一口气给他们生十个八个孩子……”

“哈，生孩子又不是下小猪……”

“表姐！”

“噢，”前者为自己失言说出的粗话脸红了。“我们来算个卦，看看是男孩子还是女孩。”

“你一定是男孩子，你的肚子尖尖的。”

“表妹，”年长的一个，也就是柳太太说：“假若我们都生了儿子，我们让他们结拜为兄弟……”

“对了，”方太太说：“我们表姐妹这样好，如果都是女儿，就结为姐妹，如果是一男一女……”

“就结为夫妇。”柳太太接口说。

“一言为定吗？”方太太问。

“当然！”柳太太严肃的说，从手上取下了一个玉环，递给方太太：“我们先交换信物，以后不许反悔哟！”

“哪一个反悔就不得好死！”方太太说，取下了脖子里的一条琥珀项链，郑重的交给柳太太。然后，两个妇人相视而笑，方太太握住了柳太太的手说：“表姐，从此，我们更亲一层了。明天我要回家了，下个月你到我家做客去。”

“挺着大肚子，怪不好意思的，等满月以后再去吧。今天我们说的话可得算数哟！”

“你们柳老爷不会反对吧？”

“什么话？当然不会！你们老爷呢？”

“也绝无问题！”

两个女人微笑的对望着，手握着手。两个孩子的终身就在她们握着的手里决定了。

柳太太生了个男孩子，取名静言。

方太太生了个女孩子，取名依依。

五年后，在同一棵槐树底下，两个女人又聚首了。方太太死命拉着柳太太的衣袖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说：

“表姐，你怪我好了，你骂我好了，我一定要悔婚！哪怕我应了誓，不得好死，我也要悔婚。我怎么想得到依依生下来是个，是个，是个哑巴！我不能毁掉你们静言一辈子，表姐，你给他另订一头婚事吧！”

“表妹，慢慢来。”柳太太沉痛而严肃的说：“假如你们

依依是个正常的孩子，我同意你悔婚，现在依依既然是个哑巴孩子，我们柳家绝不悔婚！表妹，你这一生也够苦了，唯一一个孩子又是残废，老爷又三房四房的讨姨太太……你想想，依依如果不嫁给静言，将来难道做一辈子老姑娘？你自己也受一辈子气吗？我们柳家不是无信无义的，我们姐妹的交情也不止这些，是不是？表妹，我告诉你，静言除非娶依依，要不然我永不许他娶妻！”

“哦，表姐！”方太太喊了一声，抱住柳太太，失声痛哭。柳太太安慰的拍着方太太的肩膀，轻轻的说：

“放心吧，表妹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老天自会有安排。”

柳静言坐在书房里，烦躁的望着面前的书本。革命带来一个新的世界，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思想，但他却依然要牺牲在旧社会的指腹为婚之下。这是不公平的，但他却无法反抗。婚期已经择定了，就等着他去做那个倒霉的新郎。他从没有见过方依依，或者，在很小的时候，他们曾经一起玩过。反正，他对依依一点印象都没有，一个哑巴，凭什么他该娶一个哑巴呢？只为了母亲那个近乎儿戏的指腹为婚！近来，他看了许多翻译的西洋文学，他欣赏他们那种赤裸裸的恋爱，没有媒妁之言，更没有这种荒谬无比的指腹为婚！他的一些朋友们，都拥有世界上最美好的娇妻，而他，从一落地起，就被命运判定了要有一个哑巴太太。他真想反叛这个命运，甚至想逃婚。受到新思潮的熏染，柳静言对于这许多传统的旧习惯都感不满，尤其对于中国古老的婚姻法。两个毫无感情，未谋一面的陌生人，就硬要在一夜之间结成夫妻，这确

实是不合情理的!

“我要反抗! 我要反抗!”他郁愤的想。

书房门被推开了, 柳逸云走了进来, 看到了父亲, 柳静言立即站起身来, 垂手而立, 恭敬的喊了一声:

“爸爸!”

柳逸云在椅子上坐下来, 他是个满腹诗书, 有着顽固的旧脑筋旧思想的老人。在这个家庭里, 他有着无比的权威和力量。望了柳静言一眼, 他安静的说:

“静言, 过来!”

柳静言向前面走了两步。

“明天起, 不必到书房来了,” 柳逸云说: “好好准备婚事, 你知道, 男婚女嫁, 这是人生的一件大事, 也是做人的义务。”

“是的, 爸爸。”柳静言恭敬的应了一声。心中却在愤愤不平。准备婚事, 还有什么要他准备的呢? 除了做新郎必须自己去做之外, 别的事大家早给他做了。他真奇怪, 为什么他们不连新郎也代他做呢?

“关于你的这门婚事,” 柳逸云沉吟的说: “我知道你心里不大愿意。但是你母亲和方家指腹为婚的, 当初并没有料到依依会是个哑巴。我们读书人, 以信义为重。绝不能因对方是个哑巴而退婚, 你了解吗?”

“是的, 爸爸。”

“现在, 我告诉你, 你必须娶方依依, 这是做人的责任。假如你不喜欢她, 你尽可以三妻四妾往家里娶, 可是, 方依依一定要做你的元配。”

“是的，爸爸。”柳静言应着，三妻四妾，他又何尝想要什么三妻四妾？他无法告诉父亲，他的思想和愿望，他愿意有一个感情很好的如花美眷，闺中唱和，白头偕老，一个就心满意足了！何必什么三妻四妾呢？

“你看，静言，”柳逸云认为他已经给儿子解决了心中的不快，点点头说：“做父母的不会让你受委屈，哪怕你头一天娶了方依依，第二天就要纳妾，我都可以同意。家里的丫环，你有中意的也可以收房。明白吗？”

“是的，爸爸。”

“好吧，现在到你母亲那儿看看去，不要整天闷在书房里，让你母亲担心。”

“是的，爸爸。”

柳逸云站起身来，从容不迫的跨出了书房。柳静言垂手恭送，等父亲走远了，他才颓然的坐下来，把书本狠狠的往桌上掷过去，喃喃的说：

“果真娶上七八个姨太太对方依依难道就算了了责任吗？她又何尝愿意做一个名义上的傀儡妻子！”

一星期后，婚礼如期举行，排场之大，陪嫁之丰，使路人为之侧目。一路上，新娘的花轿领先，后面跟着七八十台陪嫁，鞭炮声，鼓乐声，热闹空前。花轿进了柳家的大门，宾客盈门，大家争先看新娘。新娘被喜娘搀了出来，凤冠霞帔，花团锦簇。颤巍巍的，由喜娘搀扶着行礼如仪。

交拜天地时，柳静言曾看了方依依一眼，喜帕盖着脸，无法看到面目，腰肢袅娜，娉娉婷婷，好苗条的身段！行完礼，参拜祖先牌位、父母、长辈。然后，在宾客的议论中，

他不止听到十次“哑巴”的字样，像一根针扎在心里，他觉得一阵尖锐的刺痛。

请客、闹酒……一切都过去了。他被送进新房里，和新娘吃合卺酒。走进新房，他一眼看到新娘垂头坐在椅子上，喜帕依然遮着脸，两个喜娘侍立在侧。他看着她，一刹那间，竟失去揭起喜帕的勇气。谁知道在那喜帕后面，是一张怎样的脸！她除了是个哑巴之外，还有没有其它的缺陷？站在那儿，他迟迟不前。喜娘中的一个，对他点点头，鼓励的笑了笑。他终于走了过去，鼓起勇气，揭起了那一块遮在他们之中的屏障。一瞬间，他愣了愣，然后，完全出于下意识的动作，他用手轻轻的托起了新娘的下巴，仔细的凝视这一张脸。

长长的睫毛低垂着，由于被他托起下巴而吃了一惊，惶恐中，睫毛很快的抬起来，对他仓皇的扫了一眼，已经够了，这已足以让他看清她那对澄清如水、光亮如星的眼睛。眉毛弯弯的覆盖在眼睛上方，清晰的显出两条处女的眉线。小巧的鼻子下是一张可怜兮兮的小嘴，那么小，那么柔和，那么秀气。白皙的皮肤，细腻、润滑，像一块水红色的玉石……他不可能希望再有一个比她更美的妻子了。一刹那间，他明白为什么方家在婚前不让依依和他见面，他们是存心要在洞房里给他一个惊喜，以弥补另外一方面的缺陷。他放下手来，轻轻的吐出一口气。两个喜娘都笑开了，于是，他糊糊涂涂的和新娘喝了交杯酒，又糊糊涂涂的发现，房间里的人都走光了，只留下了他和新娘两人。

好一会儿，他惶惑的站在那儿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好。终于，他走到她身边，对她微笑，她恐慌的看看他，显然比他

更慌乱，更不知所措。

“你很美。”他赞美的说。

她茫然的望着他的嘴，就无助的垂下了头。他像遭遇一下棒击，顿时明白她根本听不到他的话，她是个聋子。似乎所有的聋子都是哑巴，所有的哑巴，也都是聋子。但，事先，他并没有想到这一点，他没有料到她又哑又聋！他颓然的退后两步，倒进椅子里。

“我的天！”他喃喃的叫。

看到他的表情，她明白了，她蹙眉凝视了他一会儿，眼睛里有着悲哀的疑问，好像在惶恐的问他：

“你难道不知道？难道他们竟没有告诉你？难道你是被騙娶了我？”

柳静言望着面前这张脸：太美了，太好了！他无法相信，具有这么美丽的脸的人竟是个天聋地哑！他用手蒙住了脸，对冥冥中安排一切的神灵生气，他摇着头，自言自语的说：

“这是不应该的！她应该是一切完美的化身，这是不公平的！老天一定弄错了什么地方！”

看到他的嘴唇在动，她了解他在说话，却徒劳无功的想明白他在说什么。他脸上那个绝望的表情打击了她，她闭上眼睛，匆遽的低下头去，两滴泪珠迅速的沾湿了黑而长的睫毛。体会到在洞房内流泪是不吉利的，她竭力忍耐着在眼眶中打转的泪水。柳静言从自己的思想中觉醒了，立即明白自己的态度刺伤了她，他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到她身边。虽然明知道她听不见，他仍然温柔的、怜悯的对她说：

“你很美，你也十分可爱，我知道你的缺陷，但是，你